

白文  
聊斋志异

中

蒲松龄 原著  
王 校 译注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07501

7  
276.3  
3  
:2

I242.1  
6  
:2  
白文

# 聊斋志异

中

蒲松龄 原著  
王 皎 译注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北京市  
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 
阅览室藏书

KAD02/03

白文聊斋志异

中

蒲松龄 原著

王 皎 译注

\*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吉林市印刷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5.875印张 328,000字

1983年6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7,246册

统一书号：10389·35 定价：2.60元

## 目 录

辛十四娘 .....	1
念 秧 .....	20
赵 城 虎 .....	39
武 技 .....	42
小 人 .....	46
鸦 头 .....	47
封 三 娘 .....	59
狐 梦 .....	72
衣 人 .....	80
花 姑 子 .....	83
武 孝 廉 .....	96
西 湖 主 .....	102
伍 秋 月 .....	116
绿 衣 女 .....	125
黎 氏 .....	128
荷花三娘子 .....	132
骂 鸭 .....	141
彭 海 秋 .....	143
堪 輿 .....	153
窦 氏 .....	156

澌    令	163
云    翠    仙	165
大力将军	176
颜    氏	189
小    谢	195
细    侯	209
狼    三    则	215
乱    离    二    则	218
菱    角	221
饿    鬼	227
考    弊    司	230
大    人	237
向    杲	241
鸽    异	246
聂    政	254
江    城	257
刘    姓	274
邵    女	280
巩    仙	298
二    商	309
沂水秀才	315
郭    秀    才	317
阿    英	320

青	娥	.....	332
镜	听	.....	347
仙	人 岛	.....	350
颠	道 人	.....	368
胡	四 娘	.....	373
僧	术	.....	382
冤	狱	.....	385
阿	绣	.....	392
小	翠	.....	404
金	和 尚	.....	420
细	柳	.....	427
局	诈	.....	438
放	蝶	.....	448
钟	生	.....	450
三	朝 元 老	.....	459
医	术	.....	461
梦	狼	.....	465
禽	侠	.....	473
鸿		.....	476
象		.....	477
褚	生	.....	479
盗	户	.....	487
霍	女	.....	491

## 辛十四娘

广平冯生，正德<sup>①</sup>间人。少轻脱，纵酒。味爽偶行，遇一少女，着红帔，容色娟好。从小奚奴，蹑露奔波，履袜沾濡。心窃好之。薄暮醉归，道侧故有兰若，久芜废，有女子自内出，则向丽人也。忽见生来，即转身入。阴念：丽者何得在禅院中？縶驴于门，往覘其异。入则断垣零落，阶上细草如毯。彷徨间，一斑白叟出，衣帽整洁，问：“客何来？”生曰：“偶过古刹，欲一瞻仰。翁何至此？”叟曰：“老夫流寓无所，暂借此安顿细小。既承宠降，有山茶可以当酒。”乃肃宾入。见殿后一院，石路光明，无复榛莽。入其室，则帘幌床幕，香雾喷人。坐展姓字，云：“蒙叟姓辛。”生乘醉遽问曰：“闻有女公子，未遭良匹。窃不自揣，愿以镜台自献<sup>②</sup>。”辛笑曰：“容谋之荆人。”生即索笔为诗曰：“千金觅玉杵，殷勤手自将。云英如有意，亲为捣玄霜。”<sup>③</sup>主人笑付左右。少间，有婢与辛耳语。辛起慰客耐坐，牵幕入。隐约三数语，即趋出。生意必有佳报；而辛乃坐与嗔嘘，不复有他言。生不能忍，问曰：“未审意旨，幸释疑抱。”辛曰：“君卓犖士，倾风已久。但有私衷，所不敢言耳。”生固请之。辛曰：“弱息十九人，嫁者十有二。醜命任之荆人，老夫不与焉。”生曰：“小生

只要得今朝领小奚奴带露行者。”辛不应，相对默然。闻房内嚶嚶赋语，生乘醉褰帘曰：“伉俪既不可得，当一见颜色，以消吾憾。”内闻钩动，群立愕顾。果有红衣人，振袖倾鬟，亭亭拈带。望见生入，遍室张皇。辛怒，命数人摔生出。酒愈涌上，倒榛芜中。瓦石乱落如雨，幸不着体。卧移时，听驴子犹齧草路侧，乃起跨驴，踉跄而行。夜色迷闷，误入涧谷，狼奔鸱叫，竖毛寒心。蜘蛛四顾，并不知其何所。遥望苍林中，灯火明灭，疑必村落，竟驰投之。仰见高阁，以策挝门。内有问者曰：“何处郎君，半夜来此？”生以失路告。问者曰：“待达主人。”生累足鹄俟。忽闻振管辟扉，一健仆出，代客捉驴。生入，见室甚华好，堂上张灯火。少坐，有妇人出，问客姓字。生以告。逾刻，青衣数人，扶一老姬出，曰：“郡君<sup>④</sup>至。”生起立，肃身欲拜。姬止之坐，谓生曰：“尔非冯云子之孙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姬曰：“子当是我弥甥<sup>⑤</sup>。老身钟漏并歇，残年向尽，骨肉之间，殊多乖阔。”生曰：“儿少失怙，与我祖父处者，十不识一焉。素未拜省，乞便指示。”姬曰：“子自知之。”生不敢复问，坐对悬想。姬曰：“甥深夜何得来此？”生以胆力自矜诩，遂一一历陈所遇。姬笑曰：“此大好事。况甥名士，殊不玷于姻娅，野狐精何得强自高？甥勿虑，我能为若致之。”生称谢唯唯。姬顾左右曰：“我不知辛家女儿，遂如此端好。”青衣人曰：“渠有十九女，都翩翩有风格，不知官人所聘行几？”生曰：“年约十五余矣。”青衣曰：“此是十四娘。三月间，曾从阿母寿郡君，何忘却？”姬笑曰：“是非刻莲瓣为高履，实以香屑，蒙纱而步者乎？”青衣曰：“是也。”姬曰：“此婢大会作意，弄媚巧。然果窈窕，阿甥赏鉴不



谬。”即谓青衣曰：“可遣小狸奴唤之来。”青衣应诺去。移时，入曰：“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。”旋见红衣女子，望姬俯拜。姬曳之曰：“后为我家甥妇，勿得修婢子礼。”女子起，娉娉而立，红袖低垂。姬理其鬓发，捻其耳环，曰：“十四娘近在闺中作么生？”女低应曰：“闲来只挑绣。”回首见生，羞缩不安。姬曰：“此吾甥也。盛意与儿作姻好，何便教迷途，终夜窜溪谷？”女俯首无语。姬曰：“我唤汝，非他，欲为阿甥作伐耳。”女默默而已。姬命扫榻展姻褥，即为合巹。女腆然曰：“还以告之父母。”姬曰：“我为汝作冰，有何舛谬？”女曰：“郡君之命，父母当不敢违。然如此草草，婢子即死，不敢奉命！”姬笑曰：“小女子志不可夺，真吾甥妇也！”乃拔女头上金花一朵，付生收之。命归家检历，以良辰为定。乃使青衣送女去。听远鸡已唱，遣人持驴送生出。数步外，歛一回顾，则村舍已失，但见松楸浓黑，蓬颗蔽冢而已。定想移时，乃悟其处为薛尚书墓。薛故生祖母弟，故相呼以甥。心知遇鬼，然亦不知十四娘何人。咨嗟而归，漫检历以待之，而心恐鬼约难恃。再往兰若，则殿宇荒凉。问之居人，则寺中往往见狐狸云。阴念：若得丽人，狐亦自佳。至日，除舍扫途，更仆眺望，夜半犹寂。生已无望。顷之，门外哗然。踉蹌出窥，则绣幃已驻于庭，双鬟扶女坐青庐中。妆奁亦无长物，惟两长鬣奴扛一扑满<sup>⑥</sup>，大如瓮，息肩置堂隅。生喜得佳丽偶，并不疑其异类。问女曰：“一死鬼，卿家何帖服之甚？”女曰：“薛尚书，今作五都巡环使，数百里鬼狐皆备扈从，故归墓时常少。”生不忘蹇修<sup>⑦</sup>，翼日，往祭其墓。归见二青衣，持贝锦为贺，竟委几上而去。生以告女，女视之，曰：“此郡君物

也。”邑有楚银台之公子，少与生共笔砚，相狎。闻生得狐妇，馈遗为饌<sup>⑧</sup>，即登堂称觴。越数日，又折筒来招饮。女闻，谓生曰：“曩公子来，我穴壁窥之，其人猿睛而鹰准，不可与久居也。宜勿往。”生诺之。翼日，公子造门，问负约之罪，且献新什。生评涉嘲笑，公子大惭，不欢而散。生归，笑述于房。女惨然曰：“公子豺狼，不可狎也！子不听吾言，将及于难！”生笑谢之。后与公子辄相谏噓，前郤渐释。会提学试，公子第一，生第二。公子沾沾自喜，走侔来邀生饮。生辞，频招乃往。至则知为公子初度，客从满堂，列筵甚盛。公子出试卷示生。亲友叠肩叹赏。酒数行，乐奏作于堂，鼓吹侷僇，宾主甚乐。公子忽谓生曰：“谚云：‘场中莫论文。’此言今知其谬。小生所以忝出君上者，以起处数语，略高一筹耳。”公子言已，一座尽赞。生醉不能忍，大笑曰：“君至于今，尚以为文章至是耶？”生言已，一座失色。公子惭忿气结。客渐去，生亦遁。醒而悔之，因以告女。女不乐曰：“君诚乡曲之儇子也！轻薄之态，施之君子，则丧吾德；施之小人，则杀吾身。君祸不远矣！我不忍见君流落，请从此辞。”生惧而涕，且告之悔。女曰：“如欲我留，与君约：从今闭户绝交游，勿浪饮。”生谨受教。十四娘为人勤俭洒脱，日以纺织为事。时自归宁，未尝逾夜。又时出金帛作生计。日有赢余，辄投扑满。日杜门户，有造访者，辄嘱苍头谢去。一日，楚公子驰函来，女焚燕不以闻。翼日，出吊于城，遇公子于丧者之家，捉臂苦邀。生辞以故。公子使圉人挽辔，拥捍以行。至家，立命洗腆。继辞夙退。公子要遮无已，出家姬弹箏为乐。生素不羈，向闲置庭中，颇觉闷损，忽逢剧

饮，兴顿豪，无复萦念。因而酣醉，颓卧席间。公子妻阮氏，最悍妒，婢妾不敢施脂泽。日前，婢入斋中，为阮掩执，以杖击首，脑裂立毙。公子以生嘲慢故，衔生，日思所报，遂谋醉以酒而诬之。乘生醉寐，扛尸床间，合扉径去。生五更醒解，始觉身卧几上。起寻枕榻，则有物臑然，继绁步履，摸之，人也。意主人遣僮伴睡。又蹙之，不动而僵。大骇，出门怪呼。厮役尽起，蒸之，见尸，执生怒闹。公子出验之，诬生逼奸杀婢，执送广平。隔日，十四娘始知，潸然曰：“早知今日矣！”因按日以金钱遗生。生见府尹，无理可伸，朝夕撈掠，皮肉尽脱。女自诣问。生见之，悲气塞心，不能言说。女知陷阱已深，劝令诬服，以免刑宪。生泣听命。女还往之间，人咫尺不相窥。归家咨惋，遽遣婢子去。独居数日，又托媒媪购良家女，名禄儿，年已及笄，容华靓丽，与同寝食，抚爱异于群小。生认误杀拟绞。苍头得信归，恻述不成声。女闻，坦然若不介意。既而秋决<sup>⑤</sup>有日，女始皇皇躁动，昼去夕来，无停履。每于寂所，于邑悲哀，至损眠食。一日，日晡，狐婢忽来。女顿起，相引屏语。出则笑色满容，料理门户如平时。翼日，苍头至狱，生寄语娘子一往永诀。苍头复命。女漫应之，亦不怆恻，殊落落置之。家人窃议其忍。忽道路沸传：楚银台革爵，平阳观察<sup>⑥</sup>奉特旨治冯生案。苍头闻之喜，告主母。女亦喜，即遣入府探视，则生已出狱，相见悲喜。俄捕公子至，一鞠，尽得其情。生立释宁家。归见闹中人，泫然流涕，女亦相对怆楚，悲已而喜。然终不知何以得达上听。女笑指婢曰：“此君之功臣也。”生愕问故。先是，女遣婢赴燕都，欲达宫闱，为生陈

冤。婢至，则宫中有神守护，徘徊御沟<sup>①</sup>间，数月不得入。婢惧误事，方欲归谋，忽闻今上将幸<sup>②</sup>大同，婢乃预往，伪作流妓。上至句栏，极蒙宠眷。疑婢不拟风尘人，婢乃垂泣。上问：“有何冤苦？”婢对：“妾原籍隶广平，生员冯某之女。父以冤狱将死，遂鬻妾句栏中。”上惨然，赐金百两。临行，细问颠末，以纸笔记姓名；且言欲与共富贵。婢言：“但得父子团聚，不愿华靡也。”上颌之，乃去。婢以此情告生。生急拜，泪毗双荧。居无几何，女忽谓生曰：“妾不为情缘，何处得烦恼？君被逮时，妾奔走戚眷间，并无一人代一谋者。尔时酸衷，诚不可以告诉。今视尘俗益厌苦。我已为君蓄良偶，可从此别。”生闻，泣伏不起。女乃止。夜遣禄儿侍生寝，生拒不纳。朝视十四娘，容光顿减；又月余，渐以衰老；半载，黯黑如村姬；生敬之，终不替。女忽复言别，且曰：“君自有佳侣，安用此鸩盘<sup>③</sup>为？”生哀泣如前日。又逾月，女暴疾，绝食饮，羸卧闺闼。生侍汤药，如奉父母。巫医无灵，竟以溘逝。生悲恚欲绝。即以婢赐金，为营斋葬。数日，婢亦去，遂以禄儿为室。逾年举一子。然比岁不登，家益落。夫妻无计，对影长愁。忽忆堂陬扑满，常见十四娘投钱于中，不知尚在否。近临之，则鼓<sup>④</sup>具盐盎，罗列殆满。头头置去，箸探其中，坚不可入；扑而碎之，金钱溢出。由此顿大充裕。后苍头至太华，遇十四娘，乘青骡，婢子跨蹇以从，问：“冯郎安否？”且言：“致意主人，我已名列仙籍矣。”言讫，不见。

异史氏曰：“轻薄之词，多出于士类，此君子所悼惜也。余尝冒不韪之名，言冤则已迂；然未尝不刻苦自励，以勉附

于君子之林，而祸福之说不与焉。若冯生者，一言之微，几至杀身，苟非室有仙人，亦何能解脱囹圄，以再生于当世耶？可惧哉！”

①正德——明武宗（朱厚照）的年号。 ②镜台自献——指给自己做媒。 ③“千金觅玉杵，殷勤手自将。云英如有意，亲为捣玄霜。”——传奇故事：唐裴航路过蓝桥驿，向一老妇求浆水；老妇让漂亮的云英给他捧出浆水。他就向她求婚，老妇说：我有神仙给的药，要用玉杵臼去捣碎，吃了长生不老。你能用玉杵臼做聘礼，捣药一百天，我就把云英许你做妻子。他经过一番艰苦奋斗，果然获得了玉杵臼，和云英成婚后，两人也吃灵药而成仙。 ④郡君——明代指郡王的孙女。 ⑤弥甥——外甥的儿子，即外孙子。 ⑥扑满——储蓄钱币用的一种陶器。 ⑦赘修——媒人的代称。 ⑧饌（nuǎn 暖）——古时风俗，婚后第三天，亲友要向新娘赠食品，叫做饌。 ⑨秋决——清代制度，地方判决死刑的囚犯，经中央审核，皇帝“勾决”，秋季才行刑。 ⑩观察——道台的别称。 ⑪御沟——环绕宫墙的河水。 ⑫幸——皇帝走到某一地方叫做幸。 ⑬鸩盘——迷信说法中恶鬼的名字，形如冬瓜，很难看，用以比喻老丑的女人。 ⑭豉——就是豆豉，豆制的食品。

### 【译文】

广平府有个姓冯的书生，是明朝正德年间人士。从小就很放荡，纵酒无度。一天拂晓的时候，他偶然走在路上，遇见一位披着红色披肩的少女。少女容貌很秀丽，身后跟着一个小丫鬟，正踏着露水往前奔波，鞋袜都被晨露浸湿了。他心里偷偷地爱上了这位少女。将近黄昏的时候，他喝得醉醺醺地往回走。路旁原先有一座大庙，只是已经荒废很久了。他看见从庙里出来一个女子，正是他拂晓时遇见的美人。那个女子忽然见他走过来，就转身进了庙门。他心里暗想：美人怎能住在庙里呢？就把驴子拴在庙门上，进去看看庙里新

奇的怪现象。

进了庙门以后，满眼都是残垣断壁，一派衰落的景象，台阶上长满了小草，好象铺了一层毯子。正在他走来走去张望的时候，从里面出来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。老人衣帽都很整洁，来到跟前问道：“客人到这里想干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偶然路过古刹，想进来瞻仰瞻仰。你老人家什么时候搬到这里的？”老人说：“老夫流浪他乡，没有一定的住所，暂时借用这座大庙，安顿家小。既然蒙受你的尊敬，光临到此，没有待容的东西，只有山茶可以当酒。”于是就很恭敬的把他当做客人请了进去。

转过大殿，他看见殿后有一个院子，石头铺成的通道，光滑而又洁净，更没有荒芜杂乱的草木。进了卧室，他发现门帘、床幔和屏风、幕布，都散发着扑鼻的香气。他坐下问老人的姓名，老人说：“我姓辛。”他乘着酒兴突然问道：“听说你家有个女公子，还没有选到理想的配偶。我不揣冒昧，愿意替我自己作媒。”老人笑笑说：“请容许我和老伴儿商量商量。”他当即要了一支毛笔，写了一首诗，说：“千金觅玉杵，殷勤手自将。云英如有意，亲为捣玄霜。”主人满面笑容地交给了身边的人。

不一会儿，有个丫鬟和老人耳语了几句话，老人就站了起来，叫客人耐心地坐一会儿，自己就撩起门帘进了里屋。隐隐约约地听见他们说了三五句话，老人就退出来了。他想一定会把好消息告诉自己，但是老人却坐在那里和他谈笑，不再说别的。他忍耐不住，就问老人说：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希望能够解除我的疑团。”老人说：“你是一位卓越的书生，我

倾慕你的风度已经很久了。只是心里有些不能明说的隐情，所以不敢答应你。”他一再地请求说明拒婚的原因。老人说：“我有十九个姑娘，嫁出去的只有十二个。她们的婚事，听凭我的老伴儿作主，我是不过问的。”他说：“小生只是要求聘娶今天早晨带着一个小丫鬟，踏着露水赶路的那个姑娘。”老人不回答，两个人只好默默相对。

他听见屋里嚶嚶细语，就乘着酒兴，撩起门帘说：“既然不能做夫妻，也该看看她的芳容，以消除我的遗憾。”里面的人听见帘钩响动，都站了起来，很吃惊地看着他。果然有个红衣少女，摆动着长长的袖子，云鬓微偏，亭亭玉立，站在那里捻弄裙带。她们见冯生闯进了里屋，满屋子的人都张皇失措。老人火儿了，喊来几个人，把他抓住，推出了大门。他感到酒劲儿越发涌上喉咙，就倒在草莽之中。砖头瓦块象雨点似的向他打来，幸而没有打在身上。

他躺了一会儿，听见驴子还在路边吃草，就爬起来跨上驴背，跌跌撞撞地往前奔走。夜色迷茫，他迷失了方向，走进了深山峡谷。野狼在他身边跑来跑去，猫头鹰在他头上鸣叫，吓得他浑身的毛发都竖了起来，心里直打战战。他徘徊四望，不知这是什么地方。遥望黑森森的林子里，有灯光正在闪烁，猜想必定是个村庄，就鞭打快驴，投奔了过去。来到跟前，抬头一看，只见面前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门楼。他就用鞭子敲门。门里有人问道：“什么地方的小伙子，半夜三更来到这里？”他回答是个迷路的人。门里的人说：“稍等一会儿，我去告诉主人。”他就侧着身子，抻着脖子等着。忽然听见开锁的声音，拉开两个门扇，出来一个健壮的仆人，替他

牵着驴子。他跨进大门，看见院里的房子很华丽，厅堂上点着明亮的灯火。坐了一会儿，出来一位妇女，打听他的姓名。他就把自己的姓名告诉了她。过了一会儿，有好几个丫鬟，捧出一位老太太，说：“郡君到了。”他站了起来，很恭敬地想要跪下磕头。老太太止住他，让他坐下，对他说：“你不是冯云子的孙子吗？”他说：“是的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你该是我外甥的儿子。老身是晨钟已停，夜漏已歇，残年即将结束，至亲骨肉之间，长时期没有来往，都很疏远了。”冯生说：“我从小死了父亲，和我祖父相处的人，十个也不认识一个。一向没来拜望，不知你老人家是谁，请你就便指示明白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你自然会知道的。”他不敢再问，就坐在对面回忆着。

老太太说：“外孙子为什么半夜三更跑到这里来了？”他自吹自擂地夸耀自己的胆量，就把刚才遇到的情况，一件一件地告诉了老太太。老太太笑笑说：“这是一件大好事。何况外孙子又是名士，做一门亲戚，绝不会受到耻辱。野狐狸精为什么把自己的身分抬得那么高呢？外孙子不用忧虑，我能给你娶到那个女孩子。”他唯唯诺诺地向她道谢。老太太瞅着身边的人说：“我不知道辛家的女孩子，竟然这么漂亮。”有个丫鬟说：“他有十九个女儿，都翩翩的很有风韵，不知官人要聘娶他的哪位姑娘？”冯生说：“我要聘娶十五六岁的那一位。”丫鬟说：“这是十四娘。三月间，曾跟着她的母亲，来给郡君拜寿，怎么就忘了呢？”老太太笑笑说：“是不是刻莲花瓣儿做高底鞋，里面塞着香末子，蒙着头纱，步行走来的姑娘？”丫鬟说：“就是她。”老太太说：“这个丫头最会出花样，玩弄技巧讨人喜欢，但是的确很漂亮，外孙子的赏识能力很不错。”说完，



就告诉那个丫鬟说：“可以打发一个小丫鬟，把十四娘给我请来。”小丫鬟应了一声就走了。

去了不一会儿，就回来说：“我把辛家的十四娘招呼来了。”立即看到一个穿着红衣的女子，对着老太太倒身下拜。老太太把她拽起来说：“以后你是我家的外孙子媳妇了，不要行使奴婢的礼节。”红衣少女爬起来，姿态很优美地站在老太太旁边，两只长长的红袖，一直垂到膝下。老太太理理她的鬓发，捻捻她的耳环，问道：“十四娘，你近来在闺房里都做些什么呢？”少女低声回答说：“闲暇无事，只是绣花。”她回头看见了冯生，羞羞涩涩地，很不安。老太太说：“这是我的外孙子。他以深厚的感情要和你结亲，为什么半夜三更把他赶出家门，教他迷失道路，整夜在山沟里转游呢？”十四娘低着头不说话。老太太说：“我把你招呼来，没有别的事情，是想给我的外孙子做个媒人。”十四娘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听着。老太太叫人打扫床铺，铺上被褥，马上要给他们举行婚礼。十四娘很腼腆地说：“我应该回去把婚事告诉父母。”老太太说：“我给你作媒人，还有什么差错？”十四娘说：“郡君的命令，父母当然不敢违背；但是这样草率，婢子就是死了，也不敢违命！”老太太笑笑说：“小姑娘的心意是不能强夺的，你真是我的外孙子媳妇！”于是就从十四娘头上拔下一朵金花，交给冯生收起来。叫他回家翻翻皇历，选择一个吉日良辰，以便定下结婚的日期。就打发一个丫鬟把十四娘送回去了。听见远处的老公鸡已经报晓，老太太就派人牵着驴子，把他送出门外。他出门往前走了几步，忽然回头一看，刚才的村庄和房舍都已完全消失；只有一片浓黑的楸松相杂的树林，